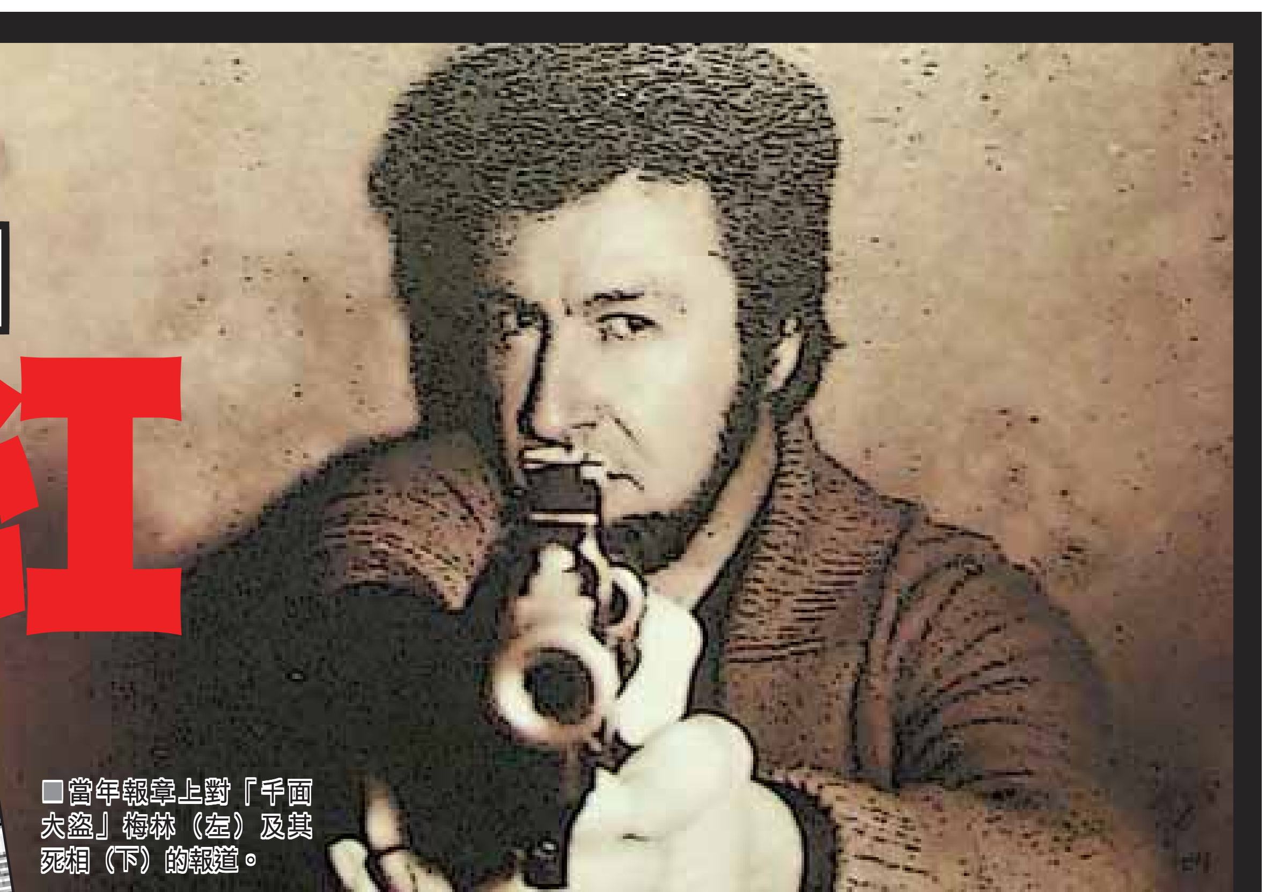
策 劃：洪永起 責任編輯：黃納禧 版面設計：謝錦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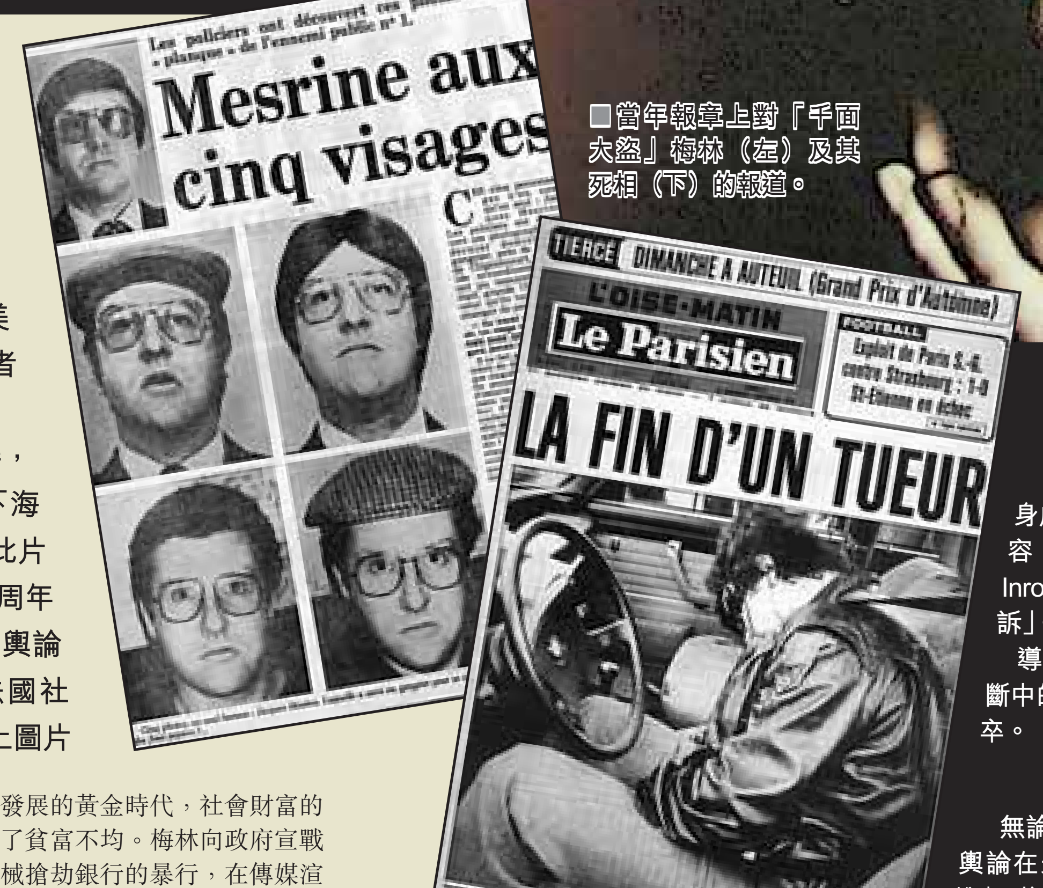


黑道「羅賓漢」亂世走紅

經濟衰退、貧富懸殊，民眾滿腔怒火無法宣洩之際，倘若出現「羅賓漢」劫富濟貧，公然挑戰社會制度為民洩憤，肯定大快人心。這種迎合觀眾心態的電影題材，最近應運而生。

兩部電影英文片名同為《公敵》，分別描述美國和法國兩名黑道「羅賓漢」的壯烈生平，前者上月底已在香港上映，後者排期十一月。

法國的《公敵》分上下集，製作還未完成時，在康城影展已被四十八個國家的電影公司買下海外發行權。去年底法國首映，打破票房紀錄。此片本月英國放映，適逢今年是片中大盜喪生三十周年「紀念」，英人對他的「豐功偉業」引起爭議；輿論認為「羅賓漢」陰魂不散，影響着動盪的法國社會，甚至整個歐洲。　　文：余綺平　圖：網上圖片


Mesrine aux cinq visages
Le Parisien
LA FIN D'UN TUEUR

■當年報章上對「千面大盜」梅林（左）及其死相（下）的報道。

美國「羅賓漢」電影《公敵》（Public Enemies，港譯《大犯罪家》），由冷面巨星尊尼特普主演三十年代的黑幫頭子迪林傑（John Dillinger）。當年正值經濟大蕭條，百廢待舉，罪犯橫行，迪林傑穿州過省犯案，攜帶重型槍械打劫銀行。

行劫時，迪林傑總會安慰銀行裡排隊的無辜市民不要驚慌，收好錢包，他只搶奪銀行的錢；他曾經失手被捕，逃獄途中，再次掠奪軍火，搶劫銀行，槍殺警員。迪林傑被美國五大州聯發通緝公告，列作「頭號公敵」；後人卻封他為黑道「羅賓漢」。

七十年代「千面大盜」

同時間，法國的「羅賓漢」事跡上集《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也正在英國放映；下集《頭號公敵》（Public Enemy Number One）月底上映。片中黑幫頭子梅林（Jacques Mesrine）是七十年代法國的「千面大盜」，因不時要裝扮警察的把戲而得名；他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不滿社會現狀；他喜歡操縱傳媒；他嗜殺成性。

梅林的二十年大盜生涯裡，槍殺三十九人、綁架和打劫銀行。他橫行三大洲的六個國家；四次逃獄和劫獄；自編自導擺佈傳媒，安排訪問；他言談出位，懂得寫詩著書，留下兩本自傳——在獄中寫的首本《L'instinct de mort and Coupable d'être innocent》中，他已嘗試告訴世人他是「存在主義大盜」，並自封「罪案中的神風隊」（a kamikaze of crime）。

上述兩集電影，均根據梅林自傳改編。

以打劫銀行為樂

梅林一九三六年出生於巴黎市郊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外貌俊俏、聰穎、學識豐富，喜歡閱讀和觀看有關美國黑幫的書籍和電影。一九五九年法國的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爆發戰爭，梅林出征戰場。戰後回國，他的人生觀全然改變了。他變得殘酷偏激，聲稱反戴高樂政府，支持法國的阿爾及利亞恐怖組織。他開始以打劫銀行為樂。

七十年代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是戰後經濟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社會財富的積累，加劇了貧富不均。梅林向政府宣戰的姿態，持械搶劫銀行的暴行，在傳媒渲染下，竟獲得民眾認同。

講義氣的「大俠」

梅林在自傳中透露，他曾經嘗試改邪歸正，任職室內設計公司，但最終遭解僱，迫他重蹈覆轍，作奸犯科。

他形容自己是搶掠成癮。「不為金錢去打劫銀行，而是享受那一刻承受掠奪風險的興奮，還有那種挑戰社會制度的本能。」他說。

梅林「盜亦有道」，更是講求義氣的江湖「大俠」。為了報答幫助自己越獄的獄友，他冒險掠奪一車軍火，闖回監獄救友。自此，梅林被稱為法國的「羅賓漢」。他的英雄神話故事，愈加獲得法國民眾的同情和敬佩。法國人如此形容：梅林是一個摩登的模範人物，他是最早的媒體怪獸（media monster），一個重視自身形象多於掠奪物的大盜，且是一個將其一生注入法國大眾傳媒中的傳奇人物。

梅林的獄中好友，包括左翼的革命活躍分子鮑爾（Charles Bauer），兩人為爭取囚犯權益而成莫逆之交；梅林亦因此而逐漸傾左。

深深地打下烙印

梅林擅長辭令，經常發表反政府言論，以迎合傳媒心理。例如，他在一次公開審訊中，將手銬擲向法官面部，高聲斥罵法官無能又無恥。翌日他的言行登上了報紙頭版。

梅林無視法紀。曾經在一次連環打劫銀行案件中，警方正在首案現場徹查，他已經在半哩外的另一間銀行犯案。精明的巴黎警隊，在梅林擺佈下，變成鬧劇裡愚蠢無能的警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梅林與情人同遭巴黎特警隊亂槍射殺。他們形同「雌雄大盜」到處流亡，案發時，正準備逃往諾曼第。

《巴黎競賽》雜誌將梅林伏屍街頭的照片刊登封面。照片中，「千面大盜」戴着假髮、裝上假鬍鬚，靜靜地躺臥血泊裡，血跡濺滿車前擋風玻璃。英國《衛報》形容，這張照片，在那一代法國人的腦海裡，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1979年11月2日，梅林遭掃射橫屍街頭；事後，大批法國人參與其喪禮。

梅林陰魂不散

梅林被殺，觸怒法國民眾，特別是左翼分子。他們譴責政府下令軍法行刑；警方非法殺人。據悉，當時的法國總統德斯坦曾經向警隊致賀。英《衛報》指出，在當年腐敗的極右政府庇護下，法國警隊和秘密警察橫行霸道，臭名遠播，為後來各地爆發的騷亂埋下伏筆。

在梅林被殺前一個半月，法國著名極左記者古德曼（Pierre Goldman），被極右的警察護衛隊擊斃。當時警衛隊曾揚言，要將法國的「罪犯和左仔」全面掃除。兩人之死，令法國的秘密內戰一觸即發；尤其是那班策劃一九六八年五月革命的「殘存者」，早已虎視眈眈，趁機而起。

梅林案例，是法國近代史上蒙受創傷的一個縮影。由五十年代的阿爾及利亞戰爭；六十年代無政府狀態下觸發的騷動；直到七十年代右派展開的仇殺。倘若將這些事件連串起來，就可以清楚地解釋到，為什麼梅林到了今天依然陰魂不散，「他」徘徊於法國各大城市的郊區，「策劃」每日的騷動和小衝突，和警察荷槍實彈的對峙。三十年後的今天，梅林仍然悄悄地影響着法國人。

法國的哲古華拉

兩集電影在法國放映時，當地傳媒將梅林吹捧為模範英雄，變身成法國青年偶像，晉升為一種法國文化現象。《世界報》影評形容，這兩集電影是「符合時勢的出色作品」；時尚雜誌《Les Inrockuptibles》認為，該電影是法國近代史上「一場劇烈的政治起訴」。

導演曾經揚言，他希望透過電影去反映法國戰後的片斷歷史；片斷中的人物，不一定要拿破崙出場，他可以是街頭擦身而過的無名小卒。

是否「亂世出英雄」

無論他是「羅賓漢」抑或無名小卒，英法海峽對岸卻有異議。英國輿論在影片公映前後一直質疑，金融風暴打擊下，是否「亂世出英雄」，將是非黑白全顛倒了？

英國《衛報》評論梅林「豐功偉業」時承認，在法國文化範疇裡，梅林佔據着類似「國寶」的重要地位；他等同球星施丹，或是小雲雀琵雅芙（電影《玫瑰人生》的故事人物）。七十年代，他被警方列作頭號公敵，但是，法國銷路最多的雜誌進行民意調查，他卻屬於最受歡迎人物。

梅林擅長偽裝自己，以不同面貌混跡人群，有「千面大盜」之稱。當年他經常出現《巴黎競賽》雜誌封面，咬住雪茄，背負衝鋒槍，向傳媒大談戀愛史，和批評法國政府的無能和貪污，博取民眾歡心。

梅林—永垂不朽

如今，法國新一代的反叛青年將梅林視為英雄偶像。在巴黎、里昂和馬賽的龍蛇混雜地區，那些跳Hip-Hop舞的青少年，穿着印上梅林持槍的T恤，上面寫着「專業公敵；梅林——永垂不朽」。

巴黎南部一些公共屋村的牆壁，塗滿了向梅林致敬的字句，例如：「梅林爸爸——不死」。

法國的現代敲擊樂手要仿傚梅林，「寧願駕駛一輛輾斃過警察的汽車，也不願意開一輛日本名車。」他們更將梅林視為新的革命英雄——哲古華拉。

深情英雄 聽候發落

盜亦有道，鐵漢柔情。1979年11月法國警察隊伍誓言要將梅林擒住，結果在圍堵過程中，警察連開52槍，其中14槍擊中梅林胸膛與頭部。事後，梅林的家人與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愛——馬蓮貝（Martine Malinbaum）律師，控訴警察在沒有事先警告的情況下大肆掃射，做法殘忍，而馬蓮貝更用畢生精力為此案上訴，一直至今。

為配合新戲宣傳，製片商同時推出了新書《梅林的時代》（Mesrine intime），書中收錄了梅林創作的詩歌與情書，盡顯其柔情一面，其中最多為他在1976至77年間寄給馬蓮貝的情信。

「我妒忌目盲的人，儘管他睡了，他的世界從不改變；如果他的一生注定活在黑暗之中，他至少懂得欣賞影子……」三十年後的今天，馬蓮貝重讀梅林的詩句，依然惋惜他詩意卻多受苦難的一生；而如今已在巴黎升任高級律師，她繼續以法國警方在30年前「謀殺」梅林的罪名提出訴訟。

「就算他是最惡名昭彰的國家罪犯，警方都不能夠作出這種殺戮行為。」馬蓮貝已決心將案件提交歐洲人權法庭處理，堅持為她心中的深情英雄平反。

■馬蓮貝對梅林的死一直耿耿於懷，並誓要為他平反。

亮相

俄國新「貴」：先鋒派贗品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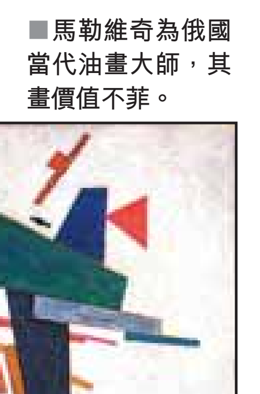
當代藝術市場是真蓬勃還是泡沫現象仍有待觀察，但作為「金磚四國」中的強大成員之一，俄國最近也興起了藝術品的買賣潮，不讓近鄰的中國大陸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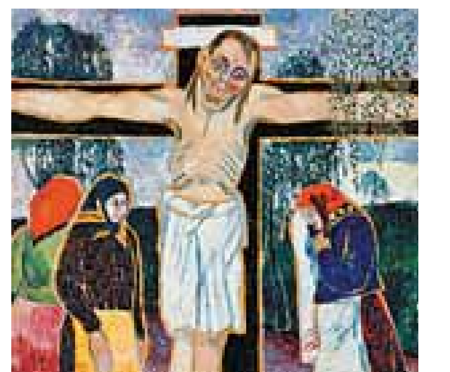
正如英國《獨立報》文章撰題，「國家新富一擲千金」，俄國對外貿持續放寬造就一班新興的中、高產階層，他們在搞商業財經之餘也開始關注本國的藝術品投資與收藏，其中現時最受歡迎的是1920年代一班先鋒派（Avant-garde）畫家作品，為人熟悉名字有如「超感性主義」大師馬勒維奇（Malevich）、女油畫家帕波瓦（Popova）、被尊稱為第一位純抽象畫家的康丁斯基（Kandinsky）及貢查諾娃（Goncharova）等。買家欲一擲千金，然而拍賣行卻提出一重要憂慮，即市場正流通大量該時期畫作的贗品。

俄國鑑定員提供數據，估計現時市面上有近百分之五十至高達八十的先鋒派作品為贗品；由於俄羅斯一直以來欠缺健全的藝術品記錄系統，亦由於戰爭之故，當時許多藝術品都已被毀壞或送往外地（或國內其他地方）保存，因此油畫的背景、來源地難以考究，也就是說，這些在近年拍賣會中能叫價過百萬元的作品，不少只是一文不值的「假貨」。

莫斯科Alfa銀行總裁，現時擁有最多俄國先鋒派作品的收藏家Peter Aven，就曾向英國《ARTnews》雜誌透露，「俄國買家的確進入了市場，但亦因此促成了這一波贗品潮。」而情況亦不容樂觀，因著名拍賣行如蘇富比在2004年也曾經發生鑑定出錯的尷尬事件，而在全球經濟低潮期，是次贗品潮實在對俄國藝術品買賣帶來衝擊。　文：尼娜

■馬勒維奇為俄國當代油畫大師，其畫價值不菲。





■上年度拍賣額最高的是貢查諾娃的作品，但估計當中免不了有偽製品。

責任編輯：陳海韻

空船上的白衣旅人

琴台客聚　葉輝

收到一封陌生人的電郵，署名李國威，心神微顫，然後要忙別的事情，那電郵沒多少天便給淹沒了。沒事，知道不是，所以便不去想了。

這一天早起，心血來潮，翻揭《十人詩選》，想讀一點李國威的詩。當然記得三十多年前他編《中國學生周報》，邀梁秉鈞編「詩之頁」，那是「十人」結緣的神奇時刻；找到了，喜歡這一首《爭吵之後》：「你應該停止抽煙了／思想的鳥已被囚困／羽毛片片脫落，黑色變成白色」；「爭吵之後海一樣明澈／你把自己拋進去，回來／仍是一個混沌的身體」；「誰曉得火甚麼時候燃燒／不在遠處，不在近處」；「它轉了多少個圈子才會來到你的身邊」；「溫柔變成狂暴／感情處處出現傷口／裂後的疲倦使你深沉／深沉，解不開痛苦的繩索」；「抽煙之後／你又該做甚麼？」就是這樣了，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李國威。

唔，是這樣的，已經沒法知道「抽煙之後／你又該做甚麼」了，李國威（1948-1993）死了，死了十多年，死於腦癌還是甚麼，都不重要了，只記得他一生都好像不快樂，老在抑鬱與躁狂的起起伏伏之間，喝酒抽煙。他死了，十多年後，忽然想起他，想起一些蒼涼裡依稀有點微暖的詩句：「不知道想不起的臉孔從何而來／我也不要去問／只知記掛着那臉上的微笑／只問那微笑有沒有對我的記掛」；「從沉夜裡悠悠地真真地醒來／晚光對你有關懷／晚光裡有關懷你的人的影子」；這些詩都叫《無題》。

這是李國威一生裡最是餘溫不散的句子，但卻注定永遠蒼涼，他死了，不知為誰而寫，留下了永遠的鬱悶，恍兮惚兮的臉孔、微笑和晚光。都是「無題」，因為無以為題，因為心裡有話但已經不知如何說得清清明明了。

如果不是「無題」，也許就只好稱之為《感傷的詩》：「你看見了遙遠的夜／不曉得甚麼是疲倦／在早上飲啤酒，晚上喝咖啡／三十個日子去後，留下了寒冷」。反正都沒所謂了，李國威死了，詩，只留給活着的人在偶爾心神晃晃悠悠的時候看，從中觸感絲絲涼了的安慰，因為，只是因為，爭吵之後，再無黑白，一切都不在遠處，不在近處，心裡有話但已經不知如何說得清清明明了。

李國威死了，死了十多年，這世界還有別的認識和不認識的李國威，但讀了詩便肯定了，只有一個李國威才是詩行裡的《曇花》：「曇花開不到一個晚上／使人愁苦的清香／繞膝如你的姿勢」；「燈下談着往事／女孩變成了妻子。／一生的愛有千種惱／只為這盛開的容顏。」「根如酒，飲盡便醉／水滴成寒灰，堆窗／看見了青山，零落的山火／在晨霧裡」；「我該用甚麼說話來安慰你」；「你有太多的思慮，靠着了我／仍說陽光來得太慢／我們的家還有明年的曇花／甚麼都不能令你蒼老」；「一年只有一個晚上，溫暖／永遠抓着了你。」

由是肯定了，只有一個李國威，才會問：「永遠是船嗎？」那才知道，「是船了／便當迎接船的命運／冷玻璃的船牆下／把心中那隻鳥／看成西山的煙雲」；只有一個李國威，才會這樣說：「母親：我們的諾言／息息在海水的撞擊裡／我用花環向你告別」，那時他才二十一歲，只有一個李國威，才會這樣告訴世界：「猶應惦念我——／空船上的白衣旅人。」

鈔票也應環保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背心膠袋徵稅一個多月之後，最大意外收益，反而是「環保」了貼身的鈔票。那些日子，進身超市，下意識便自我警惕，記得購物容量限於載滿隨身環保大袋為止，於是便不再為買兩件同類九百毫升貨品便宜百分之五十而動心，同時開始為貪方便，再次光顧冷落了多年的士多店。

五毫子，算得什麼，大概很少人會斤斤計較，問題是這個零頭不時擾亂大數目，一百元貨物加五毫子，碰上沒零錢，拿另外一百元找換九十九元五角，顧客和售貨員都麻煩；付鈔前要答連串問話：「有沒有會員卡？」「計分卡？」「要不要加五蚊買包食你唔肥朱古力？」「要不要背心膠袋？」雖然職員訓練有素，普遍禮貌十足：「多謝光臨！」「多謝支持環保！」每客必問，一天裡頭，同樣的話，問幾百遍，既難為她不嫌口乾舌燥，也難為下班後想閉嘴休息的ＯＬ，以及一天到晚為子女勞氣的師奶，買包紙巾買樽豉油也如入境過關，雜貨店中跟老伙記閉口交易，不必計分，不必付稅，不必聲明減價已得到比減價更大的優惠，同類貨品買一件比超市買兩件的折扣便宜，何樂而不為？膠袋收費，相信就這樣改變了不少家庭主婦多年倚賴超市的購物習慣。

當然為了不時之需，兼購不同類型貨品時，還不免要到超市，只是未徵稅之前，一包二包，享受包數越多越興奮那種無知購物掃貨之樂俱往矣，今日用不到的「平貨」，就不再硬買回去讓乾貨堵塞雜物櫃／濕貨插入大冰箱；膠袋徵稅，恍然大悟少買無謂的東西，免得浪費白存到過期的凍肉零食，這才真正體會到「環保」的好處。

巴士總站

一網打盡　楊振耀

有社區組織希望能成功爭取保留尖沙咀巴士總站。同意露天的巴士總站是市民回憶的一部分，但總不能把過去都保留，而忽略了社會的發展，找個平衡是需要。稍為留意的不難會發覺因為地少人多的關係，六七十年代那種露天開放式的巴士總站設計，已經隨社區不斷的發展而買少見少。

政府的交通政策以鐵路為主體，巴士則作為主要的接駁工具，這是既定的安排。亦因如此各區很多巴士總站在重建後，都先後移入或重置於大型物業發展的室內地下部分，除了可以用盡巴士總站上蓋的空間，亦方便接駁由物業地下層鐵路系統走上地面的乘客，可免卻乘客日曬雨淋之苦。

風雨下於露天巴士站候車固然不方便，香港日照時間相對長，巴士關掉引擎和空調在烈日當空下暴曬一段時間，車廂內的氣溫與室外氣溫相差可達幾度；到再開行時即使調高了空調，經過一段時間後車廂也仿如蒸籠一般熱，車長、乘客辛苦之餘也不利環保。反之巴士停泊在室內部分，對司機及乘客都較舒適。只不過事物總有兩面，室內作巴士站又總有廢氣排放的污染問題需要解決。

至於如何應市民要求保留尖沙咀巴士總站的那份集體回憶？整體保存固然不可能，或可針對性考慮保留一兩座現存的水泥巴士候車亭、站牌、輪候欄杆及路面標記等。如可能的話更無妨放置一輛古董巴士作為裝置或遊客諮詢中心。反正偌大的廣場也得要放一些配合廣場設計的雕像，能夠保留或擺放一些足以標示廣場舊貌的物件或設施，也算是對昔日這個交通交匯點地標的一點點敬禮吧。

萬元戶‧月光族

百家廊　歸一

大概是二十年前了，中國興起「萬元戶」的稱號，指一些收入達到一萬元的個體戶。「萬元戶」的出現，標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成功，經濟搞活了，生活改善了，整個國家的前途，也光明了。

今天，「萬元戶」早已不再是富裕的標誌，在香港更是如此，自己有不少學生，畢業後不久，就掙得萬元的月薪。可是，又一個新生詞出現：月光族。月光族這名字很飄逸，實情卻很尷尬，是指受薪者每到月尾，就花光了自己的工資，往往要很艱難地渡過每個月的最後幾天。

這種情況，我也經歷過。在我第一年打工的日子，人工是一萬多，名副其實的萬元戶，可讀了這麼久書，終於賺錢了，總有不少東西要添置，工作的衣服鞋襪也不再是一件襯衣、一條牛仔褲就可以，加上還要添置其他物品，剛「出道」的第一年，支出遠比求學時代要多很多。本來湊合也可以安然過渡的，但工作不久後，就被說服了買一份保險，於是就生出經濟危機，每個月都有入不敷支的情況。幸好，當時工作的機構出糧的日子奇早（記憶中是每月的廿四、廿五號），而月繳保費的日子又是每月的最後一天，於是才可以渡過「難關」。

這種情況維持了一年，翌年轉為教師，收入增加，才「走出谷底」，紅簿仔也就可以向正數方面發展了。然而，頭幾年的增長依然是緩慢的，因為有很多新開支是自己未有經驗的，如償還大學的貸款、繳稅等等。

這是一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大學畢業生的消費及儲蓄史，而當時的大學生所以能夠熬出錢來，主要有兩大幸運：首先是負債不重，因為大學學費高速提升，是在九二年以後，而我讀書的時候，還在低位徘徊，故此畢業時欠政府也不過是三數萬元；其次是薪金增長迅速，無論是公營還是私人公司，職位不難跳升，即使沒有升職，人工也往往是年年增長。因此，捱過了頭幾年的打工生涯，經濟總會漸入佳境，問題是上佳，還是稍佳而已。

今天呢？

早前和大學畢業一兩年的舊學生吃飯，深深感到，萬元戶仍在，月光族卻成為這一代揮之不去的詛咒了。兩位大學畢業生，一位當教師，一位在與旅遊有關的公司打工，薪金也是過萬，收入不低，但開支更高。

開支高，可以分遠因近因。近因者，物價高企也。昔日我家在新界，職場在九龍，可交通費也不過十元左右一天；今天，一程公車隨時廿元也無找了。在我的記憶中，普通快餐店的飯盒，是七元。今天，大概在深圳才可以買到一個。況且，今天城市人必需的裝備，遠比我們的時代為多，例如電話和電腦的花費，全都是錢。

至於遠因，首先是為自己的學位「贖身」。讀一個大學學位三年，一年四萬多，三年，就是十多萬。除非有家庭的支持，不然這十多萬，往往都是來自政府的低息貸款。再加上工作一年以後，繳稅的負擔，其實萬元戶，能餘下的，並沒有多少。

如果過去及現在的花費，仍然未「搾乾」你的人工，那麼，關乎未來的「投資」，就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了。女士們，豈能不投資在自己的容顏上？男士們，豈能不買一份半份人壽保險，以盡男丁在家中的責任？

結果，今天的萬元戶，與十多二十年前的我一樣，都是月光族。時光的流逝、社會的進步，沒有改變初入社會者的窘境。只是，他們的後續故事，就與我大大不同了。

最大的不同，萬元戶不再是過渡的身份，要超越一萬這個數字，對不起，得好好地等待了。認識97年入職教師的朋友，遇上凍薪再加上減薪，足足十年，人工終於步入二萬元的大關。在過去，教師一貫地是人工穩步上揚的行業，如今尚且如此，其他行業如何，不難推想。偶爾和畢業的學生見面，即使是大學畢業的同學，除非際遇奇佳，不然，能有萬多元的收入，已經是萬幸了。

開支日多，人工卻趕不上，月光族，就不再是一個臨時的身份，而是香港一部分年輕人的群體標記了。阮囊羞澀，不僅是生活質素的問題，更加限制了這些年輕打工族的未來發展。為了攢多一點錢，如果這些年輕人工餘還有時間，就不得不再找一些「秘撈」，以補貼一下自己月尾幾天的赤字；攢不了多一點錢，闖出去，看看世界的可能，固然落空，即使就自己的專業再進修，也成為奢侈品了。

當然，金錢不是一切，老一輩的會說，當年也是在物質極度匱乏之下，刻苦進取，而走出自己的路來。然而，時移世易，今天的香港，再不是極度流動的社會形態了，一個打工仔要平步青雲，近乎夢想；更多的情況是，在下位者始終是在下位，這篇文章以金錢為焦點而已，萬元戶背後，正好代表了年青打工仔的工作崗位停滯不前，要上位，大不易了。

很多人都大談培養人才，而焦點往往放在大學教育上。我不否定大學教育的重要，但是大學生畢業後，社會能否提供一個適合的工作空間、生活空間，讓這些吸收了頂尖知識的年輕人，可以在自己的領域中成熟，真的成為人才呢？如果我們大部分的年輕打工仔，都是月光族的族人，或是近親，他們如何可以為自己的未來打算，又如何可以為我們的社會作出貢獻呢？

■低薪的月光族，月月量入為出，又可以怎樣為自己的未來作長期打算？
網上圖片

烏茲別克傳統歌舞

扶林晚風　李焯芬

今日的烏茲別克人和南疆的維吾爾人，在語言文字、宗教、生活習俗和文化藝術方面均有相近之處。烏茲別克語及維吾爾語均屬維吾爾——察合台突厥語族，十分接近。

烏茲別克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音樂主要由歌曲、樂曲、說唱音樂及歌舞音樂組成。民歌有三種形式，有篇幅較長、內容龐雜的「敘誦性民歌」，有篇幅較短、節奏輕快活潑，以表現男女愛情為主的「歌舞性民歌」，還有表現生活習俗如「搖籃曲」、「對嫁歌」之類的「習俗性民歌」。烏茲別克人使用的樂器與維吾爾樂器大同小異，如都塔爾、彈拔爾、熱瓦甫、艾捷克、巴拉曼、手鼓等，只是在形制上有些變化。用樂器伴奏、說唱民間故事、敘事長詩，在烏茲別克民間頗盛行，代表作為「再甫汗」。介於說唱和歌舞之間的「埃提西希」，是烏茲別克民間常見一種表現形式，往往有二至六人在樂器伴奏下邊演邊唱，內容多為表現男女之間的愛情。維吾爾的「十二木卡姆」，也是烏茲別克音樂中不可缺少的內容。

烏茲別克舞蹈形式多樣，多姿多彩。舞蹈以輕快優美、旋轉如風、「抖手」、「轉手」、「彈指」、「晃手」以及繫鈴作響為其鮮明特色，舞姿律動保留着時代的遺風。舞蹈形式有單人舞、雙人舞，也有被稱為「來派爾」、「烏帕爾」的集體舞蹈；最著名的是「手鼓舞」。在傳統舞蹈「木那加提」中，手腕和肩部繫鈴，舞蹈時左旋右轉，鈴鐺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極具藝術魅力，並由此衍生出各種「鈴鐺舞」。

明明聖火

寫義遊情　遨天

伊朗的亞茲德（Yazd）位於中部，在德黑蘭以南，具七千年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而且還是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拜火教（Zoroastrianism）的聖地。

據當地的導遊告訴我，這宗教起源於公元前四世紀，曾一度是波斯最興盛的宗教，更在薩珊王朝之時成為國教。

稱之為拜火教，並非對火膜拜，信徒只是圍着火祈禱。火只是一個象徵意義，代表光明和善，光與暗是善與惡之分。教義上要求信徒光明磊落，不做壞事，信奉真神，相信有天堂和地獄，與現代西方的宗教有很多相近之處。信徒習慣以一指定樹木的木塊投入聖火中，再行禱告。

在亞茲德還有拜火教發源地的古老教堂，很多人來這拜火教的聖地朝聖。教堂內有火在燃燒，據說這個火在公元四百七十年已開始燃燒，至今從沒有中止過。經過這麼多年，這火還能「薪火相傳」，這教也頗鼎盛了。

教堂內有一個老頭，坐在入口處一個櫃台後，展示了一些書籍和文獻，但都是伊朗文的。問他還有甚麼可介紹的，他居然拿出幾張明信片，但言語不通，我也沒帶當地貨幣，想買一些回去也不成。

拜火教的標誌是人頭鳥身，人頭留有鬍子，頭髮，戴帽子，伸出三重大翅膀，像隻大鷹。導遊對我說：「三重翅膀的意思是代表信徒要有善良的思想、好言、善行(good thought, good speech, good deeds)，並且分清善和惡。」

同行一位修讀歷史的朋友告訴我：「金庸《倚天屠龍記》中提及的『波斯光明使者』，就是指波斯的拜火教信徒，張無忌其後成了『明教』的教主，應是該宗教在中國的分支了。」

他又說：「拜火教在最早期傳入中國時，則稱之為祆教。」

當中有多少真確我不了解，只知道香港也有拜火教，以前銅鑼灣正對保良局有一座三層高的白色建築物，人們稱之為「白頭教堂」，有說是因為祭司頭戴白巾。該教堂已被拆改建成大廈，地面已是名牌汽車陳列室，但樓上仍保留一個教堂，聽說信眾到了今天只有幾百人，在跑馬地也有拜火教墳場。

「爸爸」蒙災

杜亦有道　阿杜

八月八日本來是台灣民間商界合創的一個歡樂日，「八八」在國語的發音是「爸爸」，近廿年來他們都稱為「爸爸節」，即是父親節，從八月一日開始各大小百貨店男子服飾禮品店張燈結綵佈置櫥窗，呼籲家人兒女在「爸爸節」給父親買禮物，請吃大餐，甚至叫兒子帶老父上夜總會舞廳尋找青春回憶，總之所有消費做足宣傳，十分熱鬧。

社會豐足就自然產生種種歡樂氣氛，但今年的八月八日，颱風莫拉克襲台，狂風大雨天雲變色，南部半個台灣山洪暴發，屋塌山崩，民眾家毀失蹤，死傷逾千，出動軍人四處救災，疲於奔命，「總統」馬英九可說運氣奇差，南北各縣市巡察呼籲救災，災難臨頭人民自然怨聲載道，災情嚴重延續一周仍未能善後重整家園，地理環境使然，菲律賓多風台灣多雨，「台北昨天下着雨」幾十年前已經一曲流行。

如此這般，今年台灣「爸爸節」蒙災，八月八日前幾天本來台灣各報刊「爸爸好」之宣傳廣告，鋪天蓋地，但那幾天隻字不提，滿版災情告急，可說是近廿年來最失色的一個「爸爸節」了。

「爸爸節」本來是台自己創意之日，他們民間慶祝促消費十分落力投入，八月又是全東南亞暑假旅遊旺季，每年此際不少各地華人遊客旅台度假，看見台灣特有的父親節如此熱鬧，也蔚為奇景，參與歡樂一番，特別給一家之主的爸爸買多些手信禮物。今年天不作美，無情風雨令爸爸節失色，五名香港遊客被困阿里山倒坍旅館中，幸有軍方直升機拯救脫險，但相信這也是他們畢生難忘的一個爸爸節了。

廿餘年前因為工作之電影公司有台灣分支機構，很多製作發行宣傳業務接觸，筆者幾乎每月赴台北一兩次，當年台北印象是日趨繁榮熱鬧，市中心活動點由南區西門町圓環一帶漸移向東區南京東路忠孝東路地段，但印象中那時台北一如時代曲所唱，總是灰濛濛下着小雨，近十幾年好像氣候已改，台北晴多雨少，前往辦事小住訪友尋美食十分怡悅。誰料近五、六年台省天氣又似給民進黨李登輝阿扁之流攪風攪雨，弄得風雨不調，地震也增多，以至老友間旅遊度假均視台灣為畏途。今天屈指數來，在下這台灣常客，原來也已三年沒踏足台北了。